

楊小樓評傳(一)

周志輔

旅美學人景界名宿周志輔老先生早年世居北平，清末民初所視京朝名角頗多，對國劇造詣尤深。曾著有「京戲近百年瑣記」「五十年來北平戲劇史料」「近百年的京劇」等書凡十餘種，去年又完成「楊小樓評傳」由其長女公子周肇良女士在美就原稿影印發行，茲承俞博生先生徵得周老先生同意，由本刊連載以饗國內讀者。

——編者

安徽伶工梨園制度

中國大陸安徽省城，在前清的時候，為安徽府，其首縣為懷寧縣，鄰縣是潛山縣。潛山縣靠近懷寧交界的地方，有一個小小的「石牌鎮」，那裏是有名出「戲子」的地方，許多徽班裏的人物，都是在那裏出生，或是在那裏學出來的。

程長庚大老板是潛山人，楊小樓的原籍也是潛山，他們是最近的同鄉。提起楊小樓來，可以稱得起是梨園世家，他的祖父是唱武旦的，名叫楊二喜，以耍大刀片出名，有個綽號叫做「大刀楊二喜」。

楊小樓的父親，更是大大的有名，就是唱文武老生的楊月樓。楊月樓的譜名叫久昌，是忠恕堂張二奎的徒弟，在咸豐年間，即投師習藝。那時的名角是講究收徒弟的，凡是有名的老板，大多數收上幾個徒弟，在家裏請師傅教戲，比較科班裏教得認真。因為科班裏一個師傅要照顧一大

羣學生練習，若在家裏請的師傅，只專門看顧一個徒弟，可以仔細的督導，如梅蘭芳、余叔岩輩也都是在自己家裏請師傅教出來的。這種收徒弟的制度，也是老板們為自己着想，平時靠着徒弟出台，可以增加些收入，等到出師的時候，還可以有一份相當數目的酬報。徒弟們縱使出師以後，也不能忘了師門，平時的餽送，以及老板們老了，唱不動了，隨時的孝敬，都是不可少的。有些老板的晚年，就專指着徒弟們的照顧，來維持生活，所以這種徒弟，稱為「私放徒弟」，就如同積攢「私放錢」一樣的得用，後來人們寫作「私房徒弟」，又訛作「私坊徒弟」，就更是「雅」的離譜了。

張二奎是早年京戲裏的鬚生三傑之一，在道光年間，程長庚在三慶班，余三勝在春台班，張二奎在四喜班，這就是乾隆萬壽時候，進京祝釐的四大徽班遺留下來的三個戲班，他們都是老生傑出的人物，鼎足而三，不相上下。那時還有一

個風氣，就是梨園行的老板們，每人家裏有一個堂號，這也是大江以南的人家素來有的習慣，至今香港的廣東大戶人家也還有起堂名的呢。程長庚的家裏是四箴堂，余三勝的家裏是勝春堂，張二奎的家裏是忠恕堂。這種堂名也還有個作用，就是梨園行的角色同姓的很多，有個堂名就多了個標識，平時在大門口的門框上就書明某某堂某姓，遇到有人找起來方便些，不至於找錯了人家。像「烏盆計」戲裏的張別古去找趙大，看見高樓大瓦房，不像趙大的故居，但又一凝神，仔細的向門框上一看，口中念念有詞：「損德堂趙，不錯，是這兒呀！」就是形容當時找人家兒的實在情況。

那時梨園行的出身有三種途徑：第一是「科班」出身；第二是「徒弟」出身；第三是「票友」出身。程長庚是在他的三慶班裏收了些徒弟，用科班方式訓練出來許多的角色。張二奎則是在家裏收了好幾個徒弟，楊月樓是其中之一。他的

(一) 楊小樓評傳

同門師兄弟中，有一個俞菊笙，就是後來鼎鼎有名的武生泰斗。楊月樓在忠恕堂的名字是楊玉樓，因為忠恕堂的徒弟，都是用「玉」作為排行。俞菊笙那時叫做俞玉笙，此外還有陸玉鳳、沈玉蓮、程玉翠等人。在前清末年有三大發生是孫菊仙、汪桂芬、譚鑫培，這三個人都在內廷供奉過。他們的出身就完全不同，孫菊仙是天津的票友，汪桂芬是春茂堂陳蘭笙的徒弟，譚鑫培是在奎班坐科，這三個人就是當時三種不同的制度下所產生的典型代表人物。

楊月樓走紅上海灘

楊月樓出師以後，自己起的堂號是「忠華堂」，也曾收過幾個徒弟，但是都沒有唱出名來。楊月樓演的是文武老生，他唱的角色有「四郎探母」的四郎，「安居平五路」的鄧芝，「鎮潭州」的岳飛，「御碑亭」的王有道，「羣英會」，「取南郡」的魯肅，「回籠鵲」的薛平貴等等，這些都是程長庚的戲路。此外，還有「打金枝」、「金水橋」的唐皇，「五雷陣」的孫臧，「桑園會」的秋胡等等，則是張二奎的戲路。至於「定軍山」，「陽平關」的黃忠，則是余三勝的戲路。他的武生戲有「長坂坡」、「黃鶴樓」的趙雲，「連環套」、「惡虎村」的黃天霸，「翠屏山」的石秀，「下河東」的呼延壽廷，「泗州城」的孫悟空。當時張二奎也能唱武戲，曾演過「惡虎村」的黃天霸，所以楊月樓與俞菊笙都能唱武生，可算是得自師門。

楊月樓自咸豐末年出師以後，在北京不大露

演，到了同治年間，北京的梨園行，忽然大批的到上海淘金，這是自乾嘉以來，南角北上成為風氣以後的一種倒流現象。為首的有孫菊仙，帶了不少的角色，其中有武生黃月山。後來楊月樓也動了出門的念頭，緊跟着到了上海，一砲而紅，轟動了整個春申。那時孫菊仙、黃月山在上海老丹桂園演唱，楊月樓在金桂園演唱，兩下裏唱對台，可謂盛極一時。當時有一位浙江人袁翔甫作了很多首滬上竹枝詞，現在把詠楊月樓的那首抄在下面：「金桂何如丹桂優，佳人個個懶勾留；一般京調非偏愛，祇為貪看楊月樓。」（原注：戲以丹桂為較優，而勾欄中人獨趨金桂，致招物議，楊月樓故顯宦之家伶，玉立亭亭，藝兼文武，現稱客串焉。）

楊月樓在上海唱了些年，由金桂園又轉到老丹桂茶園，排出了許多新戲，如「請宋靈」、「風波亭」、「文武岳」等，都是說岳傳裏的節目，等到丹桂茶園閉歇，楊月樓也就回到北京，從此沒再出外。

楊月樓本是京角，那次由上海回來，彷彿是鍍了一層金，加入了程長庚的三慶班，或者是程長庚為了同鄉的關係，拉他進來，當然他的藝能，也有了不起的地方，那時譚鑫培也在三慶班裏演出。

長三慶班供奉宮廷

楊月樓進三慶班，已是光緒初年的事情，程長庚是光緒六年故去的，他病的時候，就把三慶班的事務交給了楊月樓。但程長庚是兼任精忠廟

首，管理梨園，由內務府委派的，現在楊月樓當了三慶班的老板，當然也兼任了廟首。後來廟首雖然陸續添至四人，但是楊月樓以三慶班主的關係，無形中仍是第一名廟首，廟首皆是四品頂戴。

所謂「廟首」的起源，是由於咸豐年間，時常傳外邊的戲班進宮內演戲，每一班的執事人等不在少數。以前在宮內曾發生過謀反的案件，在天理教徒林清混入內城，直犯宮禁，幾釀巨變。至咸豐時，記憶猶新，所以內務府對於外邊戲班人等進宮，實抱有責任重大之感，不得不加以慎重。乃選擇戲班中資歷深而可靠者，使之負責審查進內人等之品格，保其馴良，不出事端。本來京中各戲班之成立，均須遞票內務府呈報，並開具切結，保證班中均屬良民，現在以進內演戲的緣故，更須小心，於是從四大徽班中，專責成三慶班主程長庚，使負此重任。但是他雖對內務府負責，而非內務府的人員，當時精忠廟係屬於內務府，專為與梨園中人談公事的地方，就委派他為精忠廟首，直接隸屬於內務府堂郎中。後來在同治二年，廢止外班入宮演戲，此項廟首亦成為有名無實之職務。到光緒十九年，又傳外班進內排演，直至庚子以後，方再停止，此數年間，傳進之戲班不少。在傳差時，於前三四日進內，唱完退出，人數既多，情形愈加複雜，所以精忠廟首，選自各班，經常多是四人了。

楊月樓由上海回來，家貲已經富有，又當了老板和廟首，地位上可算是登峯造極，平日就頗

(一) 楊小樓評傳

講享受，單以飲食而論，據說他每天要吃一隻嫩鴨子，在當時梨園行的人家裏，這樣已經是奢侈得很了。可是他的藝能出眾，也能使全班的角兒心悅誠服，都無間言。如光緒六年重刊的都門紀略中所載如下：楊猴子（生），殷德瑞（生）盧台子（生），何九（淨），褚連奎（淨），小叫天（武生），小珍（小生），小湘（小生），小二哥（丑）。這上面的楊猴子就是楊月樓，已經接管了三慶班，因為他唱猴兒戲有獨到之處，而且當時人們有點仇洋的心理，認為碧眼黃鬚，像個「大馬猴」，所以稱外國人為洋猴子，而楊月樓方從上海回來，他姓楊，與洋同音，所以人們送給他這個外號。何九就是何桂山，小叫天就是譚鑫培，本來是唱武生，後來改唱文武老生，小珍姓李，小湘姓徐，就是有名的小生徐小香，小二哥也姓李，這些都是程長庚時候三慶的原班人馬。茲記當時三慶班的兩天戲碼如下：一，探皇靈（陳三斧）；二，入府（李寶琴）；三，劍美案（金秀山）；四，戰蒲關（李順亭、曹文奎、張紫仙）；五，失街亭（盧台子）；六，絨花計（劉寶山）；七，破洪州（孫彩珠、王桂官）；八，法門寺（黃潤甫、劉桂慶、陳德霖、王長林）；九，飛波島（楊月樓、朱文英、德子杰、錢寶峯、沈易成）。另一日戲碼記載的是：一，惡虎村（黃潤甫、張淇林、錢金福、朱文英）；二，跪池（陳三、陸杏林）；三，祭塔（陳德霖）；四，雙沙河（孫彩珠、秦又琴、劉寶山）；五，魚腸劍刺僚（盧台子、陳三斧、劉桂慶、金秀山）；六，慶頂珠（李順亭、德子杰）；七，瓦口

關（錢寶峯）；八，御碑亭（楊月樓、李寶琴、張紫仙、王桂官、曹文奎）。這些個舊人都好像衆星拱月的一般擁護着楊月樓，若非他有真實的本領，焉能致此。

楊月樓當了三慶班主不久，譚鑫培就去了四喜班，那是因為四喜班主時小福拉孫菊仙進四喜，孫菊仙又約了譚鑫培同去，兩人輪流着唱大軸，有時也控在一齣戲裏，如同孫菊仙唱斬黃袍，譚鑫培就為他配過高懷德。可是譚鑫培與楊月樓二人私下的交情仍是很厚，並沒有因為譚氏跳班，大家發生了什麼不愉快的情形。

汪桂芬本來唱老旦兼老生，後來因為倒了嗓子，改充場面，曾在三慶班為程大老板操琴。程長庚故後，他賦閑家居，在光緒七年三慶班應堂會，楊月樓邀他幫忙，後來又在另一處堂會中代人演戲，深受台人歡迎，於是由春台班主俞潤仙邀他搭班演唱，從此遂享大名，如今誰又知道清末的三大鬚生中，有一位是楊月樓於無意中成全起來的呢？

楊月樓是生於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在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以民籍教習名義選進宮當差。本來在乾隆年間，南巡之後，選江南伶人，攜之來京，供奉內廷，名為民籍學生，以示與南府的大監學生有別。道光七年（一八二七）改南府為昇平署，將民籍學生遣散，除少數願留在京謀生者外，餘均退回原籍。由咸豐十年（一八六〇）開始，又重行在京挑選民籍學生進內演戲，並取都中各戲班角色之佳者，使之授其技於內監，號稱民籍教習，此例既開，直至清末，

所有各班有名角色，強半列名供奉矣。

楊月樓故於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纔四十二歲，計在宮內當差，前後不過三年，而深得慈禧太后的賞識。在昇平署的檔案上，記着光緒十六年十月初十日賞楊月樓銀二十兩藥四匣，正在他故去的那年，想必他已患病，所以除特賞銀兩，還有藥材，而十月初十日正是慈禧太后萬壽之日，乃對於他如此關心，加以厚賜，可算是「宸眷獨隆」。

楊小樓幼拜譚鑫培

楊月樓祇有一子，就是後來的武生楊小樓。楊小樓生於光緒三年（一八七七），他的乳名叫「三元」，這是北京人家常給小孩兒們起的名字。梨園行就現在所知道的還有一個伶人叫三元，那是沈荃奎，唱老生行，也叫沈三元，不過楊三元這個名字，只在早年間用過些時，後來就不再用了，也沒有人知道它了。

他的譜名是「嘉訓」，因為楊月樓與譚鑫培為莫逆之交，就把楊小樓從幼時認為譚鑫培的義子，譚氏為他重起的這個名字，就是與他的兒子們，用同樣的排行。譚的兒子們都是名字上有一個嘉字，其五子嘉賓，即譚小培，為譚富英之父。提到這個名字，想起當年的一段趣事，即譚鑫培某次演問樵鬧府，帶打棍出箱，用的兩名公差是丑角王長林與慈瑞全。在出箱的時候，范仲虞（在崑曲本子裏，本來是范仲虞，後來二黃班裏，訛為范仲禹）照例衝着一個丑角念：「我的兒呀！隨後又衝着另一個丑角念：「我的兒呀

。那天是衝着慈禧全念的這句「我的兒呀！」，慈禧全緊接着說：「怎麼着，我是你的兒子？我要是你的兒子，我得起名叫『家敗』」。用這個家字與嘉字同音，臨時抓的眼，因為家敗是北京人的土語，就是敗家子的意思，如同廣東人口裏說的二世祖，這種滑稽而又帶有幽默性，算是與譚老板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使得聽衆一時開堂大笑，而譚老板也不禁爲之莞爾。慈禧全畢竟有他的長處，當時因爲他年紀輕，人都叫他「小慈」，可是進宮當差使很早，譚老板頗器重他，後來拉他入同慶班，在中和園爲他自己配戲。慈禧全進宮當差，因爲慈禧與慈禧太后的尊號第一個字相同，決計不許用，就給他另改了姓，叫他姓瞿。又因爲瑞字在宮內也是犯忌諱的，於是又改爲瞿得全，算是爲了挑差事，落了個改名換姓。

楊小樓還有一個名字，是「嘉年」，即是在白雲觀拜師受戒時候的法名。楊小樓生平篤信道教，在前清的時候，就與羽士們素有來往。白雲觀在北京西便門外，是北京最大的道教廟宇，前清末年，那裏的住持是一位姓高的，名叫高桐元。這位高老道可真有些手段，他結交顯宦，名字竟傳入宮禁。那時候，慈禧太后是僧道兩門一齊信，於是宮裏的太監門，也跟着拜和尚道士爲師，不是佛門，就是道門。那些有錢的太監，自己還出資建造些家廟，在城裏頭以及西山有好些處這樣的寺觀，留爲他們結伴養老的地方。到了民國以後，白雲觀的住持換了一位姓陳的，也頗有交際的手腕。在每年正月十九日爲燕九節，據說是長春真人邱處機的生日，那天廟裏非常的熱鬧。

。頭一天就有人宿在廟內，名爲「會神仙」，還有老道盤膝打坐在一座石橋的橋拱底下，橋拱內有一穴，香客們紛紛用錢擲入穴中，名爲「打金錢眼」，以取一年順利之意，在此香期內，橋下積得錢幣無數，亦爲廟內的一項收入。

道士、名菜、授藝

楊小樓是高老道的徒弟，練過不少道門的工夫，正式的受了戒，起了法名，他有一張照相，是道士裝束，黃冠鶴氅，肅穆虔誠，真有點仙風道骨的氣概，後來他的兩個外孫，就是劉硯芳的兒子，一個叫做宗楊，一個叫做宗年，就是這個緣故。高老道又講究吃菜，他每次進城的時候，總是到楊梅竹斜街路南的萬福居吃飯，他與了兩樣菜，至今尚流傳於京菜館裏：一個是賽螃蟹，就是用大塊的黃魚肉燴的，不可以碎的魚肉，碎的就成了黃魚羹而不像螃蟹肉了。另一個是翡翠羹，又名太極圖，是用雞茸羹上面撒些蕪菜或是菠菜末，把菜末撒在碗的一邊，彷彿是太極圖的一半，另一邊露出原來的雞茸羹，好像太極圖的另一半，吃的時候，攪勻在一起，如同翡翠一樣的颜色。太極圖是道教的標識，俗名陰陽魚，因爲好像兩條不同颜色的魚互相環抱着，這菜就代表了道教的特徵，算是高老道得意之作。北京的館子裏，有些菜是有來歷的，象南半截胡同的廣和居，做的潘魚，江豆腐，都是吃主兒留下來的，潘魚是創自潘輝如太守炳年，福建長樂人，同治十年進士，江豆腐是創自江韻濤太守樹昀，都因爲居京無事，日常譙集，留此佳話，後來江

陰夏孫桐也以翰林外放廣東學政，曾作廣和居感舊詩六首，皆有詳註，此亦可見當時一般士大夫的閑情逸致。

楊小樓進的是小榮椿科班頭科，習武生，教師爲楊隆壽，姚增祿等，十一歲上台，第一日演錘換帶之楊懷亮，第二日與方春仙演雙觀星。楊小樓離開了科班，自己覺得藝能不足，於是聯合了武行多人，朝夕用功，如運月亭，何佩亭諸人，都是與他一起練過功的。到了光緒二十二年進了雙奎班，雙奎班本來是張二奎在同治年間起的班名，此時另有人用此字號成班，內中有老生許蔭棠，武生俞菊笙。許蔭棠與俞菊笙是多年的老搭檔，早年俞菊笙掌春台班，請的老生是汪桂芬，同時又有許蔭棠，而且都是楊月樓介紹進去的。

耍牙絕技名望漸高

五十年來北平戲劇史材前編的戲簿上載着那時雙奎班的三天戲碼，上面都是俞菊笙的武戲列在大軸。有一天是俞氏演的挑滑車，上面寫着楊三元三個小字，楊三元就是楊小樓，有人說那天楊小樓是爲俞氏配番將。那時楊小樓初列俞氏門牆，爲的同台演戲，有實地觀摩的機會，所以俞氏叫他飾演押解滑車的黑風剎，與俞氏有一場雙錘對槍，還要擰脖子，這是老輩教授徒弟的門道，北京人有句話，叫做「搬（讀擺的陰平）着手兒教」，後來向和玉也會用此法教授徒弟。向和玉也是俞菊笙的門徒，他在晚年收了個徒弟，就是高陽崑腔班的武生朱小義，每逢向和玉演鐵籠山，總是叫朱小義飾演四名女番將中爲首的一名，

爲尙氏配打下手，是一樣的用意。這是爲的成全心愛的門徒，才用這個辦法，若不是得意的徒弟，還不費這番心機呢。

到了光緒二十七年，楊小樓搭入寶勝和班，那是楊瑞亭的祖父楊香翠所成的班子，當時做法田際雲的玉成班，用徽秦兩下鍋的辦法。那本戲簿上也載着寶勝和班五天的戲碼，上面俱有楊三元名字的武戲。三天是在中軸，是鐵籠山，賈家樓，挑滑車；一天是大軸，陽平關；一天是倒第二，水戰收關勝。

後一年楊小樓又兼搭了譚老板的同慶班，那本戲簿上又載着同慶班兩天的戲碼，也都是用楊三元的名子，一次是水簾洞，後面是譚老板的戰太平；又一次是金沙灘，後面是田桂鳳和譚老板的烏龍院。兩齣武戲，都排在倒第二，僅在譚氏之前，其名望與地位已逐漸昇起矣。他這齣金沙灘，在晚年也曾露演過，其開臉與尋常寫一筆虎的勾法不同，他是額上畫一虎頭，兩腮不塗黑色，只用油白粉，上面微抹胭脂圓暈，益顯其凶猛猙獰之狀，而且口含獠牙，左右兩枚，各約寸許長，彎曲如牛的犄角，時時於口角旁邊露出來，或左而上而右下，或右而上而左下，有時忽又隱而不現，全視身體的動作，與亮相的姿態而異，這種要牙的表情，更形容出楊七郎是一員虎將。本來要牙的動作，是多半用在神話一類的戲中，如瓊林宴的范仲虞，被困在書房，家人葛虎將要去殺死他，驚動了煞神，前來搭救，在煞神進入書房的時候，先吐火而後要牙，老伶工錢金福以此戲爲最拿手，臉譜又極好看，真像是一個凶神惡煞，

這齣金沙灘裏的七郎，以生人而要牙，顯出他那付猙獰面目，而又具一片神威。

小楊猴子挑選入宮

楊小樓在光緒三十二年十月裏，挑進昇平署，充當外學教習，那是慈禧太后網羅外間名角入宮當差演戲的一個花招兒。本來宮中演戲，向分「外學」與「內學」兩種藝人，外學即是民籍，內學則是太監，但外學人等，屢經挑進，而又屢次斥退，至同治二年以後，已悉數裁汰矣。所有宮中演戲，除由內學太監承應而外，時常傳外間戲班，全班入宮演唱，直至光緒九年，爲預備慈禧太后五旬萬壽，再挑民籍，但與前不同者，自此以後，所挑進之伶工，悉數稱爲教習，除有傳差之時，進宮演戲而外，尙須傳授內學太監們的戲藝。以後每年均有挑進當差事的伶工，同時又傳整個戲班進宮演唱，有時兩三班合演，二黃班有三慶、四喜、雙奎，雙合，春台，福壽，小丹桂，小天仙，同春。梆子班則有廣和成，玉成，寶勝和，義順和，萬順奎，萬順和，永勝奎，吉利，全勝和，太平和，鴻順和。

那時每一班供奉一次，例有賞賜，如三慶，四喜，玉成三班，每次都是賞四百兩（好角另外尙有單賞）。寶勝和，義順和，福壽三班，每次都是三百兩。後來小丹桂一班，曾因有許蔭棠，龔雲甫二人，得慈禧太后寵眷，特賞三百五十兩，這些都是見於昇平署檔案記載的。此外尙有其他戲班不能獲此傳差之機會者甚多，莫不視此爲異數，而加以極端的羨慕。等到光緒辛丑回鑾以

後，內廷挑進民籍教習，將近百人，各行人材都有，差不多把京中名伶，一網打盡，於是就不再傳整個戲班入宮了。

自從光緒九年開例，挑選民籍教習，當年有武生張長保（即張淇林），小生鮑福山（是老生鮑吉祥的父親），武生楊隆壽，老生李順亭，光緒十年有崑旦喬蕙蘭，因爲蘭字在宮內犯忌諱，改名阿壽；光緒十二年有老生孫菊仙，青衣時小福；光緒十四年有老生楊月樓，小生王桂官；光緒十六年有老生譚鑫培，青衣陳德霖。以後陸續挑進，到了光緒三十二年挑進楊小樓的時候，所有民籍教習總數，已經是八十五名了。

楊小樓初挑差事的時候，照例由昇平署備一份本人應演的戲目，用黃宣紙摺恭楷錄出，呈進慈禧太后，備其隨時點戲之用。此摺上不僅寫出戲名，還要註上演唱的時刻。因爲慈禧太后觀戲，非常的認真，在殿上擺着戲本，她要照本聽唱，錯了不行，還要對準了時刻，防備人們偷懶，唱的不夠時刻也不行。楊小樓的戲目上，寫的是

頭二本連環套	八刻	金錢豹	三刻五
青石山	四刻	戰宛城	七刻五
霸王莊	三刻十	股家堡	四刻
惡虎村	三刻五	落馬湖	七刻
八蜡廟	三刻	豔陽樓	三刻五
鐵籠山	二刻五	牛頭山	三刻
溪皇莊	五刻	水簾洞	四刻
下河東	四刻	長坂坡	五刻
武文華	二刻五	泗州城	二刻五

(一) 楊小樓評傳

金鎖陣 二刻 臨潼會 七刻十
 朱仙鎮 五刻十 界牌關 二刻五
 嘉興府 二刻五 飛叉陣 三刻
 蜈蚣嶺 二刻 翠屏山 五刻
 金沙灘 二刻十 反西涼 五刻
 賈家樓 四刻五 黃鶴樓 三刻五
 趙家樓 四刻 迴龍閣 二刻
 陽平關 三刻五 收關勝 二刻
 盤河戰 三刻五 戰冀州 四刻十

那時候以十五分鐘為一刻，四刻即一小時，所謂二刻五即三十五分鐘，那時人們講時間是以刻為單位，而以分為零數，有一種帶打簧的懷錶，能報出幾點幾刻幾分，北京人稱它為「打三樣」，為當時很名貴的珍玩。

楊小樓被挑進昇平署充當外學教習，所報與宮內的戲目，有好幾齣是他多年在外邊沒有動過的，可是也有在外邊唱過而未列入戲目上的。他在「界牌關」裏是飾番將王伯超，其扮相如同白色弔客，當時飾羅通的係武生瑞德寶，是李連仲的徒弟，比他早兩年挑的差事。他在宮裏頭一天當差，唱的是雙齣：一齣是水簾洞，一齣是長坂坡。慈禧太后對他這兩齣戲，頗為欣賞，對人們說：「這個小楊猴子真不錯。那時他在外邊，已經得到「小楊猴子」的外號。人們因他父親楊月樓能唱猴兒戲，稱為楊猴子，而他又身不凡，所以叫他「小楊猴子」。

慈禧聽戲規矩很嚴

在光緒二十八年弓弦胡同世宅的堂會裏，用

寶勝和班，那是滿洲正黃旗人世續字伯軒的家裏，那天楊小樓唱了三齣戲，是落馬湖，鐵籠山，

茂州廟，戲單上就寫著是小楊猴子。與他配戲的

武淨，是馮黑燈，為當時班中有名的淨角。慈禧

太后本來喜歡他父親楊月樓的戲，對他當然是愛

屋及烏，而又見他克紹箕裘，所以極力的讚賞，

同行中就因為他能得到天語褒嘉，一時引為殊榮

。慈禧太后對於伶人，時常喜歡稱呼他們的外號

，有時他自己還給他們起一個渾名，如昇平署所

存的安殿本戲詞中，封面裏頁，寫着唱這齣戲的

伶工名字，但有時不寫本名，只寫着渾名。曾見

過一本武旦戲，裏頁寫着「狗熊」，「小不點」

兩行字，原來「狗熊」就是李連仲，「小不點」

就是武旦李燕雲，都是慈禧太后給他們起的渾名

。其他在本子裏面，把譚鑫培寫作叫天，孫菊仙

寫作孫一囉等等，更是數見不鮮。有的把余玉琴

寫作莊兒，羅壽山寫作百歲，那更表示他對伶人

的小名，也都知道得很清楚，而且還這樣的呼喚

他們。這種安殿本，是用白皮紙寫的，外面用黃

紙作上下封面，上頭貼着紅紙簽，寫着戲名。每

天唱那幾齣戲，就把那幾齣的戲詞本子，放在宮

裏殿上，預備慈禧太后隨時翻看，有時對着詞聽

戲，不許有念唱錯了的地方。這種安殿本戲詞有

兩種，一種是尺寸小而字也小的，彷彿跟現在原

稿紙的寬狹差不多，那是慈禧太后早年用的；後

來她老了，眼睛花了，用的本子，就加寬尺寸，

裏面字也大了許多，這是她晚年用的。後來到了

民國時候，昇平署尚存有許多這樣預備用的本子

，大大小小，雪白嶄新，有的裏面還寫好了演戲

的人名，被人偷出來賣。

這齣水簾洞是從前昇平寶筏承應大戲裏的一

折，本來是唱崑腔的，後來把裏面的崑腔全都刪

了去，孫悟空在與牛魔王飲酒的時候，祇唱四句

西皮搖板了事。因為慈禧太后不喜歡崑腔，她從小

就在外邊看戲，特別的好西皮二黃。早年宮裏承

應戲，由頭到尾，全是崑腔弋腔，後來咸豐年間

，慈禧太后得寵，就漸漸的添上幾齣亂彈，但是

崑腔戲仍居大半。到了同光年間，她垂簾聽政，

時常傳外邊班子，進內演唱，當然全是些西皮二

黃的戲，等到她挑選許多民籍教習入宮供奉，於

是每次傳差演戲，祇是頭一齣和末一齣，還保留

着崑腔戲，其中間差不多全是西皮二黃。頭一齣

叫做「開場」，末一齣叫做「團場」，都是選的

喜慶戲，所謂告朔餼羊，仍舊不廢，中間她就唯自

己所好的是聽了，有時甚至連團場的崑曲也免掉

，就結束了一天的戲。除了水簾洞而外，還有齣

戰宛城，本來是鼎峙春秋承應大戲裏的一折，張

繡也是唱崑腔，後來全都刪去了，也是祇唱四句西

皮搖板。上海老伶工一直是唱崑曲戰宛城的，而

且以此為能，那知在北京城裏，這齣戲早就不唱

崑腔了。記得民國十七年，有一位上海武生張德

祿，是隨夏月潤來到北京的，夏月潤回去了上海

，他一個人留下沒走，在天津中原百貨公司樓上

京戲場獻藝，有一天他唱了一齣戰宛城，就還是唱

的崑腔，使得台下許多人都莫名其妙。張德祿是

武生張順來之子，張順來娶的夏月潤之姊，張德

祿與夏月潤是甥舅之親，而夏月潤則是咸同年間

著名武老生夏奎章之子，又是譚鑫培之婿，夏奎

章自從同治六年到上海搭丹桂茶園演唱，就留在春申，迄未返京，由此看起來，張德祿的這齣崑曲戰宛城，還是家傳的老本子，說不定是夏奎章帶去的呢。

崑曲沒落皮黃興盛

曾在昇平署的檔案裏，發現過一本戰宛城，裏面添註塗改的地方很多，把崑曲都刪了去，場子也有更動，上面寫着是「李五先生改的」，不知道是不是李順亭經手，李順亭是光緒九年入宮當差，早於孫菊仙楊月樓譚鑫培三人，論他的資格，是可能被派為修改戲詞的。又嘗於戲簿中發現恭王府的堂會中，有楊月樓演的戰宛城，飾張繡，以俞菊笙飾典章，田桂鳳飾鄉氏，慕鳳山飾

曹操，其時當在光緒十六年，可能已不是崑腔本子。後來譚鑫培在光緒十六年入宮供奉，他的戲目上還沒有這齣戲，當然這也不能決定說他就沒在宮裏唱過。他在外邊最早露這齣戲，是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在東四牌樓八條元明寺，用田桂鳳飾鄉氏，黃潤甫飾曹操，後來在中和園唱，用的是水仙花飾鄉氏，金秀山飾曹操，這時都是用改過的本子，而不是崑腔老路了。

慈禧太后不喜崑腔，祇好俗曲，是有事實證明；她在光緒年間，曾把昭代簫韶承應大戲及鋒劍春秋，都由崑弋翻成皮黃，交由昇平署內監及本宮內監所組成之戲班名曰「本家」者排演。由此上行下效，梨園裏也跟着減少崑曲，日漸淘汰

，到了清末，差不多難得每天有一次崑戲了。那時專唱崑旦的，祇賡下朱蓮芬和喬蕙蘭，其餘的旦角都是兼唱崑亂。兩人無班可搭，朱蓮芬偶爾在堂會中還有人煩他的戲，喬蕙蘭則在宮裏當差，也祇是備員而已，難得有機會上台。那時梨園中也祇有科班裏用幾齣崑腔戲為徒弟開蒙，如旦角的「掃花」，「仙圓」；武生的「探莊」，「蜈蚣嶺」，至於講唱工的文戲，如「刀會」，「彈詞」之類，早就絕響於歌壇了。就是有人在台上唱，台下的人也不耐煩聽，趁着這齣戲的工夫，紛紛到廁所去，打算回來安安穩穩地聽下一齣，所以那時有個笑話，把崑曲叫做「車前子」，道它有利尿之功。

中外文庫 第四種 還俗記

增訂再版

鈕先銘著

定價壹佰元

請速購閱

名作家鈕先銘先生多采多姿的戎馬生涯中，有一段最難忘的經歷，最離奇的際遇，那便是他曾一度出過家，當了和尚，然後又名正言順的還了俗，這一段曲折離奇的經歷刻已由鈕先生撰成還俗記，本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確是一本百讀不厭，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

「還俗記」增訂再版共三十餘萬言。四百餘頁，附以珍貴圖片，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七

彩虹夢

吳崇蘭女士著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美金肆元伍角

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要目：我是一隻醜小鴨，心高命薄夢成幻、愛情井、老母豬與貂蟬、老朋友、情書、我和他，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優待中外雜誌讀者祇收90元。